

現代文藝叢刊

二輯之四



著 田 雨

改進出版社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刊叢藝文代現

四之輯二

罪

著 田 雨

行發社版出進改

目次

前記	一
罪	二
瘋話	三
瓶花	四
秋聲	五
榮達	六

前記

拿「罪」做這本集子的名稱，祇是因爲「罪」是我寫的第一篇比較像樣的東西，朋友們也曾因此加以鼓勵。其實這還是一篇不成熟的作品，缺點很多。更糟糕的是：我竟一點不知努力，兩年餘來僅僅寫了這麼幾篇，而且幾乎看，不出一點長進。既辜負了朋友們的期望，也惋惜着自己虛度的光陰。但作者可以無愧於中的，是自己執筆的動機和態度，如果讀者能從這裏面得到一點東西——哪怕是一點點——我也要感謝你的細心和好意！

作者

民國卅年秋於永安

前記

拿「罪」做這本集子的名稱，祇是因爲「罪」是我寫的第一篇比較像樣的東西，朋友們也曾因此加以鼓勵。其實這還是一篇不成熟的作品，缺點很多。更糟糕的是：我竟一點不知努力，兩年餘來僅僅寫了這麼幾篇，而且幾乎看，不出一點長進。既辜負了朋友們的期望，也惋惜着自己虛度的光陰。但作者可以無愧於中的，是自己執筆的動機和態度，如果讀者能從這裏面得到一點東西——哪怕是一點點——我也要感謝你的細心和好意！

作者

民國卅年秋於永安

在這所帶着花園的江南巨富的大宅邸里，駐紮着櫻岡機械化隊。原來是一星期前，據說游擊隊很多，便分作幾路，開了大量人馬掃蕩來的。坦克司機松本梅吉，也是其中之一。

住着這樣豪奢的住宅，尤其是刮着尖風的大冷天，幾個人圍在一間屋子里，把舊主逃走時留下的絲質被蓋鋪在漆得發光的地板上，脫下笨重的皮鞋，隨便的坐在上面向火，嚼嚼巧克力，或者摘幾個鮮橘吃，想起來應該是很舒服的事。

事實却是不然。

人們渾渾噩噩從家鄉被徵發出來，從都市被遣到鄉村，從鄉村被遣到小城，從一個小城被遣到另一個小城，於是又到都市，又到鄉村……長時期地，永無終結似地被一種不可知的命運播弄着，拖拽着，誰也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會遇到手榴彈還是地雷。這種生活，往往會使常人的性情不是沈入絕度的憂鬱，就會變得瘋狂似地殘暴。爲了發洩胸中的苦悶，人們會毫不憐惜地把那些紅木檯面撞破，或者用短刀劃開沙發的肚子，甚至把小孩、女人，如同對付一件傢伙似地玩弄、毀壞，做到叫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因此一到下午，如果沒有緊急的事情，便祇聽見：

「徵發去吧！」

「弄幾個鷄吃吃吧？」

「逛逛去吧！」

這樣招呼着，三三兩兩的尋樂去了。不久，偌大的邸宅里便空空寂寂不大有人了。出去的人們，有的在城里就近追逐幾個可憐的捕獲物，有的竟撐了船到近郊去，把那些離不開泥土的年宵農女從馴順的丈夫身邊，從啞着打抖的爹娘身邊拉出來，納到船里去，索性在船上過夜，接連幾天留在外面的也有。

松本梅吉可從來沒有出去過，要說留在邸宅里欣賞風景的心情是沒有的：祇是生來帶幾分憂鬱性的他，不願和伙伴們同樣的，以肉慾來麻醉自己罷了。

每天，梅吉坐在迴廊的太陽底下，木然望着遙遠近熟稔的植物和生疏的植物，望着茅亭的尖頂和乾涸了的噴水池中的白銅仙鶴。每天這麼迎着朝露，送走夕陽，讓自己沉入冥想。

太陽不知幾時隱去了。梅吉祇好退到作為食堂的，高得陰森森的廳堂里，脫下皮鞋，把腳擱在火盆邊上，在搖椅里打盹。

火快沒有了。連加炭的心思都沒有了的梅吉，懶懶地，又跨到迴廊上來，倚着欄杆，抬起顯得清瘦的尖臉望着天。

一陣尖風吹來，松本梅吉按住睡歪了的黃呢軍帽。

「東京怕早下雪了吧？不要落前年壓倒房子的那麼大才好。」這麼想着想着，梅吉又入沉思中了。「定子怎樣了呢？下雪天讓她捎了孩子上街，想起來真有些不忍。去年還寫信來訴苦，一邊鼓勵着爲國出力……」

其實梅吉何嘗不曉得爲國家出力？但所謂爲國出力，大概就是這樣不死不活的活下去吧！梅吉這樣想着，心里便生出了一股不知對誰的怨憤。他從褲袋里掏出一支紙烟，往火盆取了火種，轉過來在一把藤椅里坐了下去。

梅吉身邊是一株栽在大花盆里的金剛拳。邸宅的四周很靜寂，祇有整整刮了一天的風聲。梅吉偏仰了頭坐着，一面徐徐吐着烟圈，一面伸手去摸一片的金剛拳的葉端。府邸里所有的花木，要算這一株金剛拳對他最親切了，可是這最親切的，同時也最容易惹起他的苦惱。

「金剛拳在這里被供養得這樣名貴！」

梅吉在心里這麼咕嚕着，思想又飛向千里外的海之彼岸去了。浮上他腦膜的，照例是從家家戶戶的小院里探頭到路上來的金剛拳的茂葉，和揹着孩子在葉蔭下候他回家的定子清瘦俏小的身姿；一想起定子，梅吉的心便像要裂了似的痛苦。

「還想什麼呢？能够負傷回去，怕還是幸運的。那麼以後的日子就靠一點吃不飽餓不死的恩俸過去嗎？」

想到這里，他便閉上了眼睛；痛苦是比剛才更加深了，胸中感到要熔化似的燃燒。結婚阻礙了，定子在公共汽車上當售票員；爲了參加加薪的工潮，自己也不能在公共汽車上充當司機。自從不得不和朋友們合開街頭汽車以後，生活便更加窘困，以致定子不得不向裝釘所去取書來摺疊，每天幫他掙兩三角錢。生了孩子，還是一面哼着搖着，跪在小食桌前直摺到深夜。

可是人們說，日本人口多，地方小，失業和窮困自然是免不了的事。人們又說，我們應該向外發展。接着又說，鄰國無緣無故欺侮了我們的僑胞，我們應該去保護，去膺懲。

一批一批的出征軍人，在囔囔的歡送聲中，由火車載了出去。
於是戰爭開始了。

人們加緊着防空演習，梅吉接連幾晚在黑暗的東京市內駕駛着他的街頭汽車。緊張，興奮，人們一時忘去了實生活的鞭子，把希望寄託在夢幻的將來。梅吉每天也從收音機里聽到放送出來的消息。人們說：

「一夜攻下瀋陽，三個月還到不了南京！」

人們興奮地讀着報紙，翻着地圖。依着地圖上的交通綫，織起美麗的夢境。

「你看，那麼大那麼一片平的田野，還有這些羊羣，是真的嗎？」

差不多每天夜里，當梅吉回到家裏的時候，定子常常好像小孩子玩着一個想吃又捨不得吃的糖菓似地，已經把裝釘所發下來的「支那地理大全」中的插圖撫摩了好久好久，還要這樣問他。

「是真的嗎？」耳邊彷彿還嚙嚙着定子的聲音，面前閃爍着定子的一雙明亮的黑眼睛。

糊帘的報紙索索的響起來，同時梅吉也清醒了，抬起頭來：所謂那麼大那麼一片平的田野，在現在的梅吉看來，也不過是祇够埋一個屍首吧了。假如一直這樣下去，終有一天死掉，那時候田野雖闊，又與自己有什麼關係！不是連定子也沒有一點關係嗎？

然而十五個月前的松本梅吉，却是爲了爲國爭光，爲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才毅然入伍了的。記得臨別的大黑早，定子忽然從廚房里出來，彈抖着幽小的聲音跪到枕邊來：

「我怕，我想起了」椿事……」她遲疑地，胆怯地低下頭去，雙手撫摩着膝前的白圍單這樣說，「去年防空演習的時候，不是出了好些岔子嗎？不是有五百多兵士中了飯

盒里的什麼毒嗎？你記得嗎，那個什麼醫生，接連參加三個晚上，不是神經錯亂了嗎？」

「哪——里！不要說蠢話！所謂醫生，多半是些神經質的傢伙，所以幾天不睡覺，就受不了了。」

梅吉還朗着囑子用教訓的口吻這麼對她說過。生來帶幾分女性的柔弱是他，那時却儼然是個軍人了。爲了定子日後的生活，隱隱地也有些不安，可是不知道是一股什麼力量，把湧到喉頭來的那些瑣細的叮嚀和惜別的心情，統統按下去了。

★ ★ ★ ★ ★

和松本梅吉同時入伍的，還有合開街頭汽車的鈴木欣三。

鈴木是單身的，生活也比較豁蕩剛直，比起松本梅吉，他便顯得浩浩然滿不在乎。初初出來的時候，他還取笑着每調一個地方便匆匆寄發家信的梅吉，說什麼——

「讓老婆出來陪着吧！封幾個吻進去吧！」

可是，不到過年，鈴木也就顯得柔弱起來了，時時呆住了紅紅的多肉的脸，掛念起獨居在鄉間的母親。難得接到一葉滿面歪歪斜斜字母的信，便細細讀着讀着，寶貝似地納到襯衣袋裏，寂寞的時候便掏出來重讀。

「鈴木，哪個姑娘寫來的情書啊？」這可輪到自己被別的伙伴來嘲弄了。

「不說笑話！」

外貌和性情都顯得有些粗獷的鈴木，是不大會逗姑娘們喜歡的。三十一歲了，還沒嘗過被人愛戀的滋味。伙伴們故意來找他開着玩笑。

過了新年不久，家信便斷絕了。人們祇能望着旭日和初昇的月亮向東方遙寄懷念之情，平素不信神的，也祇好想像着冥冥中有一位神主宰着，向他默禱着家人和自己的平安。

並不照想像般輕易的作戰以及對方勇猛的突擊，削弱了人們的自負。滿身綑着手榴彈滾到坦克車底下來同歸於盡的決死隊，使後面車上的人寒胆。漸漸擴大起來的究竟爲什麼來求殺人或被入殺死的疑問號，勾消了人們戰鬥的情緒。

櫻花時節過了，熏蒸的夏季也挨完了，歸國的日子却似乎越來越遠了。幾個計算着日子高興着自己的兵役期快滿的人，却又接到命令說要延長期限了。

「回到靖國神社（註）去吧！」大家哭喪着臉叫着。

人們的情緒由傲慢和奮勇落到怯弱和懷疑，逐漸地，又轉成了焦躁和絕望。伙伴中（註）陣亡將士的骨灰和名字都供列在東京靖國神社。

有的被炸死了，有的失蹤了，有的害瘟疫死了，被死神威脅着的日子好像永遠過不完了。到後來連對於冥冥之中的那個神的一線祈願也斷去了。

由於個性的差異，和松本梅吉的沉入絕度憂鬱不同的，豁蕩剛直的鈴木欣三變成瘋狂似的殘暴者了。每天和伙伴們一道出去幹些殘忍的事，回來了，他便講着不相干的故事似的敘述自己的遭遇，年青啦，好看啦，因為不肯就戮了一刀啦……

越來越陰沉、越來越孤僻、彷彿已經失去了人氣的梅吉，望着老朋友這種樣子覺得心痛，可是當一個人連自己也解救不了的時候，又有什麼可說呢！

★

★

★

★

★

梅吉抬起頭來，天是灰黯的，低低的彷彿要塌下來了，梅吉的心境也是灰黯的，也要塌下來了。

風呼呼地旋捲着。幾隻鳥雀驚慌地飛過，遠去了。

「我們的歸宿在哪里呢？」梅吉望着牠們想道。「靖國神社吧！」

於是他幻想自己已經被納入一隻骨灰的匣子，由一個未死的伙伴從火車上摔下去，月台上站着一排裝着苦臉迎接他們的高官；稍遠一點的地方，跪着一長列穿着喪服的各種年紀的女人，在那里，他認出了他的悲痛得頭也抬不起來的年青的可憐的定子。那脆

着的樣子，正像臨別的朝上跪到他枕邊來的姿勢。

「我怕，我怕跑到真正的戰場上……」耳邊重複響起了那幽小的顫抖的聲音。

現在的梅吉，可再也不能那麼英勇地回答他的妻了。他把臉埋到兩隻手掌里去。

臥房那邊傳來了一個堅實的，聽來非常寂寞的皮鞋聲。

「爲什麼要那麼折磨自己！」從幻想中驚醒過來的梅吉，憤憤地在心里責難着自己，「不想，自己死掉了，好歹她總也有法子生活下去的！」

夸夸的皮鞋聲，從迴廊的另一頭轉過來。梅吉抬起臉，意外地發見了鈴木。他沒有做聲，沒有移動身子。

那個大步地跨了過來，看見梅吉的吹得灰白的臉，便說：

「當你哪兒去了。不冷嗎？」祇在這個老朋友面前，鈴木還保存着一絲溫和的正常的面影。

「今天不出去嗎？」梅吉托着頤淡然問他。

「不，剛才睡了，還沒有出去。」鈴木兩腳一蹬，坐到欄杆上，開始說起故事來了。

「喂，昨天的一個才好，雖說是鄉下人，我看比城里的還好看得多，哪，小小的，簡直像一隻鳥兒。」他用手勢這樣那樣的比着，着急得不知怎麼才能把那俏小秀美的印

象傳達給梅吉。「原來是三號車上的中村發見了的，昨天却被我搶到了。」

「今天你還要找她去嗎？」一個突變的，想找點刺激的念頭，閃電一般掠過梅吉的腦膜。

「去的！」鈴木依然是那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今夜打算歇在那邊，一個人找一條船。」

「那你還不去？」梅吉好像很關切着鈴木。

「是啊。我是來找手套的，吃飯的時候好像脫在食堂里了。」

梅吉遲疑了一下，視線從遠遠的橘子樹叢轉到鈴木的紅胖胖的臉上，灼爍着。

「我想跟你去走走。」

「你？」鈴木驚奇起來了，「不開玩笑嗎？」

鈴木不大懂得梅吉的心境。單純粗率的他，祇覺得也許他所描述的那個美麗的影子引動了這個靜止得死水似的朋友了。他從欄干上跳下來，想了一想，毅然把一隻壯大的手掌按到朋友的肩上：

「好！那末——我可以把她讓給你！我另外找一個。」

「怕要下雪吧？」望着往食堂去取了手套回來的鈴木，兩個松本梅吉鬥起來了。

下

薄幕時分下起來的灰濛濛的雪片，把田野、山崗、桑林、農舍、稻草墩、水車棚……統統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白色。

漆黑的寒夜成了放射銀輝的白夜。

江南的白雪原是冬季的一種點綴。作爲前兆的冷風和呆滯的天色是有些惱人的，醜陋的積雪却會招來村童們充滿生命的活潑的笑聲。這裡是打雪仗，那里堆着寶塔或彌陀；太陽一出，閃着虹彩的雪便融化了。人們祇嫌惜它融得太快了。

今年的積雪，卻不會招來充滿生命的活潑的笑聲。

一種比死更淒慘更難受的運命，像鷲鷹撲向羣雞，臨到全個村子，臨到那些無助的，離不開泥土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每天從城里撐來的船隻，那些棲在河港里的鷲鷹們，攫去了人們的妻子，攫去了孩子們的母親。女人們忍受了不能忍受的蹂躪；男人們吞下了不能用言語表達的苦痛，低頭去照顧找奶吃的可憐的孩子們。

今年的積雪，是給村子披上的一件喪服。

已經過了午夜。雪住了。風也很小。白茫茫的顯得更加遼闊了的田野和村莊，靜得

連狗吠的聲音都沒有，爲了保衛牠們的主人，有的肚子被戳破了，有的舌子被尖銳的鐵鉤鉤住，發着慘叫倒下了。靜寂得連樹枝上落下些許積雪來的聲音都覺察得出的雪夜，放射着悲涼的寒光。

一切都睡去了，不，應該說，一切都被無聲的哭泣窒息了。無聲的哭泣充塞在河港中的船里，充塞在農舍的屋頂下。人們在欲斷的心弦上數着夜的脚步，盼晨曦來解救自己。可是明天，明天不是同樣的有一個下午，有一個夜晚嗎？

爲了想掙脫那驚鷹的利爪，想在今夜轉換一下自己的運命，遠遠地，一個黑點從森林後面顯現出來了。也許是爲了怕被看見吧，黑點不直接沿着河岸移動過來，却彎繞着路線，時時隱入柴堆或者農舍後面，最後才轉到覆着深雪的河邊的路上。躊躇了一會，轉身把挑在肩上的兩個大筐籬卸到就近的一個大竹林後面。

是一個相當高大的穿着黑襖褲的身影。微微彎屈的背部和厚厚的大嘴脣，顯示着莊稼人通有的善良和卑怯。微蹙的粗眉中，蘊藏着難忍的痛楚。

一個筐籬里是衣包和幾斗未曾磨白的米，另一個里是用棉被裹着的熟睡了的小嬰兒。

他俯身扳開被蓋，諦視着未滿週歲的男孩的天真的小臉。哭乏了的孩子在睡夢中向他倒抽了一口長氣。輕輕拍了拍，又替他蒙上被，這才放心似地直起身子，躡足到河邊

上來，讓身子隱蔽在一株大烏柏的樹幹旁邊。

一眼望到的，是數丈外懸空泊着的那一艘也是蒙着白雪的黃色大搖船。

按住了心臟的急跳，便打起約定了的信號來：

「咯咯咯咯妙！咯咯咯咯妙！咕嚕嚕嚕囉！」

由鬱結在顫戰的胸中送發出來的模擬的梟鳥叫聲，陰森森的，聽來比平時更顯得逼真。

於是釘住眼睛守着船上的動靜。船身輕微地一側，心臟立刻在胸中震衝起來。眼睛要脫出眼眶似地盯得更緊了，頭里一陣昏眩。

可是接着這一傾側，船上並沒有別的動靜。

隔了一會，又叫了三聲：

「咯咯咯咯妙！咯咯咯咯妙！咕嚕嚕嚕囉！」

叫聲陰慘慘地向四方擴散，自己聽了也打了一個寒顫。

船身又微微一動，可沒有人影出現。

寂靜。數得見自己的心跳。

「怎麼了？脫不出身嗎？」烏柏樹下的人懸測着。「半夜里偷偷的逃走，原也是冒

險的事，離開了這裏的莊稼，吃什麼呢？可是這樣的日子，難道是能長久熬受的嗎？帶了妻兒和妹妹投奔到山里的親戚家，該不會遭到拒絕吧？」

船上沒有一點動靜。

烏柏下的人退到竹林後面，頹喪地往架在兩個籬笆間的扁担上坐了下去。

孩子沒有醒，噴着細微的帶乳香的氣息，偶爾打一個抽噎。

船里的四個人，祇有鈴木打着呼嚕睡熟了。白天描述過的小鳥似的女人，此刻躺在梅吉的身邊。鈴木身邊的是年紀比她大幾歲的未嫁的小姑。兩個梅吉又在苦鬥了。

憤憤的命令過自己不要再去想它的定子的影子，又出現到他眼前來了，定子的一對明亮的黑眼睛，趕也趕不開似地，在黑暗中望着他。

他感覺對不起定子。

沒有胡調過的梅吉，對於身邊這個年青的女人，也覺得自己是犯了罪過。

「爲什麼要跟鈴木出來？」他懊悔着自己的行動。

陰慘慘的梟鳥聲使他的神經起了一陣顫慄，他轉側了一下。

知道梅吉沒有睡去，兩個女的都不敢動彈。

第二次的梟鳥聲使梅吉不耐煩地又轉側了一下。

兩個女的沒有一點聲息。

鈴木打着使人煩躁的響聲。

他點起紙烟來抽着。一口口直吞到肚子里去的烟霧，使他感到了劇烈的昏眩。

身邊那個小鳥似的女人，被他的紙烟薰得閉上了眼睛。一次次的信號使她的心急跳燃燒，陣陣的奶潮又使背部起着水淋似的寒顫。自己的遭受蹂躪，丈夫的善良胆怯的可憐相，以及孩子哭着要奶吃的慘狀，使一顆心像被野狗撕裂着似的絞痛。

「逃得出虎口，也永遠忘記不了這些傷心的事啊！」

爲了怕引起梅吉的懷疑，她不敢睜開眼來。遠遠地傳來了一陣嬰兒嘶啞的哭聲。她聽了聽，辨出不是自己的。

「咯咯咯咯妙！咯咯咯咯妙！咕囉囉囉囉！」

信號又傳來了。按住了砰砰跳着的胸口，睜眼望了望身邊的梅吉。

被紙烟抽醉了的梅吉，加上肉體上的疲乏，不知在什麼時候睡去了，輕微地出着勻稱的鼻息。

「咯咯咯咯妙！咯咯咯咯妙！咕囉囉囉囉！」

她偷偷地爬起來了。鈴木身邊的小姑，也偷偷地爬起來了。姑嫂倆一同出到白茫茫

的艙外，望見了數丈外鳥柏下的人影。

男的迅速地脫下了棉襖褲，走下石級，浮水過來。小鳥似的女人讓小姑娘先跳下去，歇在抖索着的哥哥的背上，向石級那邊過去了。

「哇……哇……」一個嬌嫩的嬰孩的哭聲，從竹林里響起來了。

留在船頭上的小鳥似的女人，銳敏地聽出了這是自己的孩子。一種母愛的狂熱和害怕逃不出虎口的心理，使她一時迷糊了。不等丈夫浮水過來，她便躍了下去。

當她下去的時候，還以為自己也可學着丈夫那樣直伸着手划過去。一到寒冷澈骨的水中，却叫自己失去了全身的力量。她浮不起來。往鼻孔里，口里，和耳朵里直灌的冰冷的水，立刻使她沉了下去。

★ ★ ★ ★ ★

放射着悲涼的寒光的河邊的雪地上，靜靜地躺着從河底抱起來的小鳥似的年青美麗的
的女人。

抱在姑母手中的孩子見了閉上眼睛的母親，嬌嫩地哭了起來，響徹四野。可是年青慈愛的母親，已經聽不見愛兒的聲音。

船動了，艙口現出睡態惺忪的鈴木。他把船撐到石級這邊來了。

痛倒在妻子身上的男人，驚醒地站了起來。

籬笆不要了。姑母抱着侄兒，丈夫揹着僵冷了的妻的屍身，急慌慌地往覆着深雪的水泥路上逃去。

鈴木迅速地從石級上跑了上來。梅吉跟在後面。

「可惡！想逃！」鈴木極聲着多肉的臉，現出可怕的样子。

他拔腳追上去，伸手到腰間去摸刺刀。

看了這情形的梅吉，也急忙追了上去。鈴木拔出刺刀，向揹着妻的屍身的人的胸口刺去。

梅吉的手猛地照着鈴木的手臂一擊，戳向胸口的刺刀便滑到了腿部。

被梅吉干涉了的鈴木，頹然地放走了他的「靶子」。

受傷者逃去的鮮血，透過棉褲，點點的滴到積雪的地上，循着腳步滴成一條鮮紅的血路。從後邊望着這慘景的梅吉，臉色慘白了。他催促着鈴木回船。

「咕囉囉囉囉！咕囉囉囉囉！」真正的梟鳥在近處啼叫。

彷彿沒有那回事似地，鈴木又呼呼地睡去了。

神經脆弱的梅吉，却感受深度的刺激了。

「爲什麼我要奪取一個人的妻子？爲什麼我要害死一個女人？爲什麼我要使一個孩子失去母親？」他焦急地責問着自己。

「我也有一個妻子，也是這麼年青，這麼美麗，我們也有一個孩子……」黑暗中，定子的一對明亮的黑眼睛又灼灼逼住他了。他害怕那對眼睛，用軍毯蒙住了頭，那對眼睛依然在他面前閃爍。他把兩手蒙住眼睛，那對黑眼睛彷彿生在掌心里似的，還是盯在他眼前。他害怕了，他要逃避，他跑上岸去。

放射着悲哀的寒光的河邊雪地上，冷淒淒地躺着那個想在今晚轉換一下自己命運的女人的屍身，和她的丈夫留下的一條鮮明的殷紅的長長的血跡。

被戰爭、被良心苦惱得失常了的梅吉，夢遊者似地向着那血跡，向着那俏小的屍身走去……

尾聲

黎明前的晨風，霍霍地在披着襁褓的村子里呼哨，鼓打充塞着無聲的哭泣的農舍的紙糊木格窗，也打着響着鼗聲的船艙里的小玻璃窗。放射着悲涼的寒光的河邊雪地上，冷淒淒地躺着那個想逃脫明天的女人的屍身和她的丈夫留下的一條殷紅的血跡。

吉。

爲黎明前的晨風吹醒了的鈴木欣三，在那女人的屍體旁邊，找到了仆在雪地里的梅

翻過伙伴的屍身來，發見了深深插入腹內的刺刀，和深深滲入雪地里的血跡。

「這個傻瓜，他還殉情呢！」鈴木無可奈何地嘆息着。

黎明前的晨風，在雪地上吹捲着松本梅吉的黃呢軍帽。

「咯咯咯咯妙！咯咯咯咯妙！咕囉囉囉囉！」

梟鳥在近處叫着。空寞，淒涼，陰慘！

木然站着的鈴木，忽然滾下兩顆大的淚珠來！

二十八年六月于上海

瘋話

說起來我們是一個地方的人，你不認識我嗎？我住在唐家灣。家里有七個人，公，男人，和四個孩子——兩個男的和兩個女的。男人在縣立醫院當掛號的，十六歲的玲貞，已經在小學里教書，還過得去。我養蠶，種種地貨，拔起蠶豆種大豆，收了大豆栽青菜，够你吃的。桑地就在屋子後面，我的桑樹哪，管得好極了，密密層層蓋住了天，飼了一張蠶種還有幾担膽的。辛苦是辛苦，可是，男人不虧待你，公公也不作難人，阿玲很懂事，三個小的也長的快，你還缺少什麼呢？去年春里種了不少野鷄豆和白毛豆，天氣不太乾，也不大落雨，看着看着粗粗壯壯的豆枝上開花了，結成一穗穗翠綠的豆莢

了，專等着收成；鄰居們却嚷着要逃難了。我去觀音廟問了問，籤經上說我們這塊是福地，不用走。同道去問的，籤上也都這麼說。蓮花庵里的太小姐恰恰在裝香，她也說我們有玉皇大帝保佑着的。

我想了想，這塊的確是福地，外面打仗打了那麼許多年，哪一年打到過我們這里來？再說自家有了點子地，翻翻弄弄是够你吃的，老小一家逃到別處去，可哪來這許多的現成貨？我不想走。

八月，九月，我們收了豆，又種好青菜，要養秋蠶了。阿玲說應該把桑葉留起來躲飛機，阻止了我。我拗不過她，祇望着那些香噴噴的桑葉從嫩黃慢慢長成深綠，歎着氣，担心着明年它們會長成高高的怪樣子，壞了樹。

逃到四鄉的鄰居們又叫苦叫怨的轉回來了，說是蚊子多啦，蒼蠅多啦，小孩子病啦，遭了搶啦。街上又熱鬧起來了。

頭頂上天天有飛機過，有人說是我們的，也有說不是我們的，我也不管它這許多，反正正是高得很。有一次，天祇蒙蒙亮，來了兩顆炸彈，也不知道究竟是落在哪兒。後來一個賣魚的進城來，說是落在海灘上。他挑了魚担子在石塘上走着走着，飛機突然鳴的從雲端里鑽下來，兩隻大茄子似的東西便偏着落了下來，栽在沙灘里。要不偏那麼一點

，城里便遭了殃了。

後來，人們說兩顆炸彈是得虧火神菩薩一手擋開了的。你知道菩薩臂上的確已經起了一塊青。籤上說，這回擋是擋開了，菩薩確也受了傷，下會得給他一個米籬子，好讓佛爺把炸彈接住，於是我們就買米籬。火神廟里香火冷了不少年，這回可興旺極了。佛壇後面米籬堆得山樣高。遲去的買不到米籬，就獻了錢。

第二天，佛會里做起功德來，是敬給玉皇大帝的。那個興盛樣子啊，那年八角亭出仙水潭也沒有那麼多的人，城里的大戶幾乎全到了。據說光是給叫化的錢，太小姐就收了二千多銅板。

自從那天起，我就吃了齋，初一月半往蓮花庵多敬幾個香燭錢。什麼都得靠天，不是嗎？

阿玲她們婦女會里組織了救護隊，天天回來拉住阿昌纏白布。纏手，纏腿，有時纏到滿頭白，我心里總有忌，這算什麼呢？又不是死了人；她却不大懂得做娘的心，還要教給阿敏纏。一會兒姐妹倆又仆到地下做些怪樣子，說是會把斷氣的人救活來。初一叫她跟我去叩幾個頭，她不肯，這孩子就是這點不隨順。她還叫我別相信太小姐，說是從前她在家里偷了守寡嫂嫂的首飾，還冤她送給情人，逼死過人；出了家還是連叫花子身

上都刮遍了。阿玲說不如把香燭錢捐到婦女會去製寒衣。我一想，寒衣是爲人，香燭是爲天，都好的，香燭不能不獻，寒衣也認了兩件。

後來，風聲緊了，東洋人到底上了岸，離城祇幾十里路了。海里天天有大炮開進來，轟隆轟隆落到城後面，飛機也總在頭上轉。監獄署里着了火，幾百個囚犯逃跑了。人們去找縣長，找不着。餓鬼樣的囚犯們滿街跑，亂搶東西，舖子不敢開門，人們都不敢出去。

人們一次，兩次，三次，從城里遷到鄉下，又從鄉下回到城里，到這時再也沒有錢可以撥動了。說是東洋人最恨孫中山，恨讀書人，怎麼辦呢？燒吧，家家戶戶抱出書去燒，體育場里的火焰沖得高極了。有人說，這不對，給飛機望見了是要擲炸彈的，那末把它熄滅吧，大家哇拉哇拉吵鬧了一陣以後，又槓出水去澆滅。孩子們的童子軍裝統統埋掉，阿昌的我也照樣幹了。

人家又說東洋兵最見不得女人，那末怎麼辦，我的阿玲？阿玲那孩子倒有她自己的主意，她願跟醫院一路上杭州，看護傷兵去。同路的還有縣長和地方上的一些大先生。她的爸呢，原來在掛號室，爲了放心不下一家子，情願留下來陪着我們過苦日子。

送走阿玲的時候，心頭空空的，腰也軟了下來，眼淚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一串一串

地流。從月光里望過去，阿玲的臉色那樣白，她們好像也在哭，這些孩子們，平日那麼強，臨到出門又嬌得離不開媽了。我想再叮嚀她幾句，喉嚨却像給什麼塞住了，喊不出來。遠了遠了，直到竹林遮住了她們的船影，我才眼淚巴巴的和一些送行的從城外回到家里來。

阿玲走了，他們的爸又丟了差事，我們的苦日子開始了，公公又害起病來，直挺挺的躺著，突出了石頭樣的顴骨。他叫我們別管他，自己去逃命。我說我們不能那樣作，小鳥大了應該啣老鳥，他便孩子似的哇哇哭起來，張開了脫落牙齒的黑洞洞的嘴。去觀音廟求一籤，還說這是福地，不用走。但是那些大戶人家已不再上佛會去，他們有錢的早已逃過了江。太小姐是蓮花庵里當家的，沒有走。

地方上沒有一個管事的，流氓和逃犯常常在街上亂搶東西亂打人。我的菜園給踩得翻了天，糟塌得那個樣子真叫賠了心血的人看着傷心。好好的桑樹給截去當劈柴。這株折了臂，那株斷了腿。鷄也放不得出去，他們一次可以抓你四五個。

我們僅吃菜，腸子裏沒有一點油水，公公病了也該吃點好東西。我男人說：

「把牠們殺了吧！」

我想，殺了也好的，反正沒有食料餵牠們。最小的阿全却哭着不答應，鷄是他幫着

飼大的，他要等着生蛋孵小雞。

飛機來擲了幾回彈，死了一些人，場了不少房子。城里沒有一個兵，沒有槍的壯丁們也都逃走了。那些殺人的怪東西，大着膽子一直撲到你的屋脊，看準了擲下彈，還得意洋洋的繞幾個圈，我們成了一羣沒有娘的小雞，聽憑老鷹來捉啄。電燈早沒有了，電綫柱子橫七豎八倒在街中心。野狗吃了死人，一到晚上便鳴鳴的吠着，陰慘慘的咬着你的心的。

這麼過了半個月，來了一個消息，明天東洋人要到了。怎麼辦呢，我們關上門擠做一團打抖索，晚上覺都不敢睡。太小姐和商會會長想了個妙計：東洋人喜歡雞，喜歡豬，喜歡姑娘，有了這三樣，一定可以救出許多人的命。他們派出人來說，有豬出豬，有雞出雞，有人出人，沒有的出錢。我們沒有錢，硬着心腸讓他們把五隻新雞拿了去。

第二天，他們派了二十四個年青人，掌了一方白綢大旗到城外去迎接。民衆大禮堂里預備好了一百二十隻雞，六條豬，和十二個年青好看的姑娘。姑娘們誰個願意去，都是用抽籤決定的。我的一個外甥女抽到了，她爸拚湊了三百多塊錢，說好說歹，才救出了這條命。

十二個姑娘哪够六百多的玩？雞也吃得不够。他們見不得雞，更見不得女人。追得

沒有路走！，女人們祇得跳下河，跳下海，還要從水里拖起死屍來，真作孽。後來就打門，不開的都放火燒，把附近一齊燒出來。棺材也要劈，以爲裝着姑娘們。蓮花庵里也去，張二小姐尋了死，太小姐說在劫難逃，這有什麼辦法呢？

半夜里想逃走，可是公公害着病，掙不動，丟下又不忍。到底，我的男人還是爲了我，爲了我們一家子，被戳死了。我駭得昏了過去。等我醒過來，那個可怕的，眉毛好像兩把關刀的強盜已經走掉。兩個小的縮在屋角里哭着。我在房門口找到了我的男人。一個血人！臉孔紙一樣白，裂着嘴，張着可怕的眼睛，已經冷了。我不認識他，他怎麼成了這樣子，這不是我男人！我想起了阿敏，兩個小的說：

「敏姐被那個人拉走了，姐姐哭着不肯走，他拔出刀子嚇，我們逃到菜園里，回來就不見了。」

我的阿玲去了不久，醫院院長捲了公款逃走了，丟下他們這批孩子在外鄉。縣長也帶着剛收進去的秋糧和捐款看縣長太太去了。阿玲他們另外進了個傷兵醫院，後援會的趙委員却說：「你們都是良家子女……」他不放心，把他們帶到上海租界上，陪着他開賭場，還逼住阿玲嫁給他。阿玲發命逃回來，看不見爸，看不見妹，捧住我的臉哭了一場，昏厥過去，千百聲也喚她不醒來。如果阿敏在，或者可以把她救活來。

公公還是病着，病呆了，連兒子死，孫女死都不知道。可是我還得守着兩個小的孤伶伶地活下去。白天，聽見門外那些夸夸的震動屋子的皮鞋聲和野猴一樣的格格的笑聲，自己害怕的不得了，還得勉強照護兩個小的。半夜，寒風呼啦呼啦在屋頂叫，野狗嗚嗚的哭吠，我也祇能一個人守住公公床前的菜油盞打着顫。我常常望着堂屋里的合家歡吊神，那是三年前照的，阿全還抱在我手里，慈祥的公公坐在正中央，我們站在他兩邊，這不是做夢吧？怎麼一個暖烘烘的家一下變成了這麼冷落陰慘？我也望着貼在台家歡下面的那些各種式樣的捐款收條發數，這些由我男人和女兒辛苦賺來的，從我一鋤一鏟翻出來的，節衣節食交出去的錢，是做什麼用的呢？難道是爲了叫那些做官的逃走出去生活得更舒服些，或者到上海去開賭場，逼死我女兒的嗎？我想，我們一家人沒有做過壞事，爲什麼老天爺罰得我這樣苦？我怨死了，可是我連仆到男人棺蓋上痛哭一場都不敢，怕的被那些夸夸的皮鞋聽見。我每天把門關得緊緊的，不出聲氣的過着沒有頭的苦日子，我不能出去找親戚鄰舍，親戚鄰舍們也不來看我，周圍好像都死去了。

我想着我男人，也想着阿玲和阿敏，我老以爲他們還活着，我常常聽見他們在喚我。那個可怕的，眉毛像鬬刀的影子也時常在我眼前閃，還有那胖得豬樣的趙委員……

過了年。正月，二月，三月，我們的軍隊偷偷地回來了。白天他們散在四郊，晚上

便向城里衝，寒夜里飄送來的悲壯的衝鋒號使我高興，也使我想哭。一次，兩次，三次，都失敗了。可是從此，那些夸夸的皮鞋不敢在街上亂闖了。我幫着隣舍們做了乾糧送給兵士們吃。終于，他們把強盜們趕走了，謝天謝地。

我們的軍隊回來了。兵士們救熄了燃燒着的房子，掩埋了那些爲我們死去的兄弟們，也掩埋了漂浮在河面的那些女人們的屍體。

開軍民聯歡大會的時候，我也跟着人們去了。壇上那個長着路腮鬚子的軍官的每一句話，都引起下面的人鼓掌，原是充滿了哀愁的死城，這時跟着春天，蘇醒了。人們說，這個長着路腮鬚子的就是我們的新縣長。

新縣長說：「你們有什麼苦痛，都來跟我說。」

是的，我要跟他說，我受了欺侮，我的男人被毆死了，我的小女孩不見了，大女兒被逼死了。我要請求他們長久駐在這里，保護我們……我要向他告發那些專一騙我們錢的東西們，我要他們幫我去找那個趙胖豬……

我的眼淚湧上來了，我想跑到壇前去訴說，可是這時新縣長已經說完了他的話，跟着一陣狂呼和鼓掌下去了。

接着上來的，說是縣政府里的祕書，却叫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那不是趙胖豬

是誰？我突然感到一陣冷，脚下的地好像陷了下去。怎麼這流氓現在又回來了？他又要吃我們，臨難逃走，逼死人家的女兒了？我要跟他拚去！

公公病得快死了，白天，晚上我都得守住他，又沒有好的吃，自己也支持不住；走路像騰雲，眼前時時一片花，一陣黑。一天晚上，夜很深了，我從公公房里走出來，看見那個可怕的，眉毛像關刀的強盜睡熟在我床上。我一想，要我也找不到你，要打也打不過你，這會該是你的壽數到了吧？連忙到廚房里去，揀了兩根粗繩子，挽了個圈結，便結果了他的命。回頭向阿昌床上看了看，奇怪，趙胖豬也在這里，這流氓怎麼也躺在這里？你逼死了我的阿玲還不夠？我正要和你算賬呢！於是也是一繩子。

後來怎麼樣，我記不得了。

第二天早晨，我發見自己躺在地板上，看看床上，並沒有這兩個死冤家，被我勒死的，却是我命根阿昌和阿全，嘴邊凝着白沫和血跡，面孔紫得像豬肝，凸出了眼睛瞪着我……

這樣，我就祇騰一個人了，誰也不理我了，跑到街上，人們都遠遠地避開我，叫我瘋子，瘋子！

哈哈哈哈哈，我哪裏瘋，嘻嘻嘻嘻，我沒有瘋，不過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我總覺得希

怪，爲什麼有鬼一樣的，明明是自己的孩子，却要當做那兩個死冤家！

後來，我在街上碰到了新縣長，新縣長倒是老好人，他見了我沒有逃，也不瘋子瘋子那麼地叫我。他摸着鬍子說，你好好地，不要吵鬧，你有什麼苦，可以和我說。於是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他，就哭起來了。我說，我受了欺侮，我的男人被戳死了，我的小女兒不見了，大女兒被逼死了。我告訴他，蓮花庵里的太小姐騙了我們香燭錢，鬼子來了她還打頭陣去迎接。我請求他不要離開這里，常常在這里保護我們；我還告訴他，那個趙胖豬不是好東西，不應該讓他夾在好人堆里……

後來，太小姐和趙胖豬都給抓起來了，哈哈哈哈哈，我這才出了口氣。

瓶 花

如果你不是年紀太小，你總還記得「一二八」的時候，住在上海閘北一帶的同胞所遭受的災難。戰爭來得是那麼突兀，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留在那里的人們還正傳說着戰爭的可以倖免，一面撫摩着自己惴惴然了好多天的心窩，一面好笑着隣人或戚友們的胆小，覺得早早的搬進租界去是多事。可是一到半夜，轟轟的大炮却在人們的夢睡中響起來了，等你一覺醒過來，却發見要想逃出火窟，除了可以納在口袋里的東西，已經什麼也不能帶走了。

李德民先生正是曾經有過這樣遭遇的人，在「一二八」戰役里面，李德民先生幾乎

喪失了他的全部財產，除了儉省下來的一點點存款之外，他什麼也沒有帶出來。

李德民先生是在閩北水電公司做事的，你知道，水電公司原是一個出息最好的地方，它有好幾倍的利息可賺，在那里做事，每年分到的紅利比薪資還要多出幾倍。李德民先生的生活是很安穩的。「二八」以後他和同事們回去的時候，還領到公司貼補的兩個月薪資。

「一二八」的停戰，李德民先生也感到是國人的恥辱；可是爲了個人的生活，他又不得不私下里慶幸它的結束得迅速。

第二年春天，李德民先生在戰爭里損失的元氣漸漸恢復過來了。他在租界上租了一幢二層樓房子住，過慣了安穩生活的李德民先生，漸漸地又開始了他的安穩生活。他有一個溫暖的家庭——一個太太和五個孩子。太太是溫柔穩靜，孩子也都長得可愛。李先生每天早晨從太太手上接過長衫和帽子，擦一擦最小孩子的小臉蛋，便出去辦公了，每天的工作是刻板的，辦熟了，並不費力。下午從公司里回來，三個大的孩子也從學校里回來了。這時候李德民太太經常是在廚房里幫娘姨弄菜，弄李先生愛吃的菜。李先生被孩子們哄進了客堂，在躺椅上慢慢地點上一枝烟，閒眺着孩子們的活動，空氣是春日一般的和愛活潑。李德民先生的胸中有一種烟圈樣柔軟的幸福感覺。李先生愛在並不怎麼豐

盛可是非黨可口的晚餐桌上喝點點酒，愛在星期六的晚上帶着太太和孩子們看一點三等戲院的電影，如果天氣晴朗，星期日還要去逛一逛公園或者去看一兩個朋友。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一個月，兩個月，一年，兩年……五年，李德民先生這樣平平地過着他的日子，也許你要問問「這樣的生活不是太單調，太呆板，不是很容易使人厭倦的嗎？」

這種生活是有點單調，但是人們可以在一些小事情上找到安慰，李德民先生對於這樣的生活並不覺得厭倦。他安于自己的地位，有分寸地度着日子，他把賺來的十個錢化去七個或者八個，剩下兩個或者三個，他覺得世界上的人如果都能照他這樣安分的過活，窮人大概也不致于太苦。李德民先生是滿足的。祇是他在和人談起「一二八」的時候才會引起一點憤激。

「假如我們在南北的東西是被敵人的炮火轟燬的……」

接着第二個變動來了，戰爭又起來了，水電公司是在戰區里的，李先生不再每天照例從他太太手上接過長衫和帽子，他沒有公事辦了。幸而他們這一次是住在租界上的，他們沒有遭到先前那樣的災難，他祇盼望戰事快些結束，盼望我們的軍隊快些打勝，自己能够快些回去做事。當秋天來了的時候，李德民先生激于熱情，也認捐了幾件寒衣，獻給前線的將士。李德民太太聽見了那些無家可歸的難民們的悽苦情狀，也找出一些舊

衣送了出去。可是一個月，兩個月，戰爭並不像前次一樣的迅速停止，等到軍隊從閩北撤退，李德民先生希望的錢斷了。他的同事中——到後來——自然也有不少回到漢奸政府管轄下，依然在那里做事的，可是李德民先生不甘願自己出賣，他覺得做人應該有一點骨氣。

「那麼，李德民先生不是和許多人一樣的失業了嗎？」

是啊！李德民先生有一個太太，有七個——現在已經比「一二八」的時候又多了兩個——孩子，五個孩子已經進了學校，他有一付不輕的担子。李德民先生沒有什麼財產，儉省下來的十分之二三的收入，在百物昂貴的非常時期，僅够幾個月的開銷。

在國軍從閩北撤退的前前後後，曾經有不少政府機關和工廠以及公司遷到內地，李德民先生原也可到內地去做事，可是他有一個家在上海，除了生活以外，這裏還有一個一般人顧慮的安全問題，他不放心他的家，他的太太也不放心他；況且他們多年來過的是那麼安穩順當的日子，在苦難中互相惦念着無恙怕是一樁忍受不了的苦事。多少次到內地去的機會都在李德民先生的躊躇不決中溜走了。

十一月，十二月：過了年，又度過了長長的似乎是和往年不同的半個春天。

幸運之神忽然離開了人間，一向沒有感到缺陷的李德民先生漸漸感到了生活的威脅

。從來祇是本地守着自己的一份職業的人，要在充滿了失業者的、這時候的上海找什麼事做，你當然也可想像是多麼困難的事。爲了節省開支，他們最初把客堂和亭子間以因爲戰事而漲高一倍多的房價分租了出去，作爲一點彌補；後來又辭去了娘姨；最後，等到他們連最後的一個積蓄也化完了的時候，他們不得不全家九個人遷到沒有白晝的、原是給娘姨睡覺的後客堂住了；把樓面也租了出去，靠剩餘的房租來維持生活。

如果你沒有到過上海，我將怎麼來給你形容一個沒有白晝的後客堂呢？沒有窗子，沒有光線，自然更不用說陽光，繚漫在室內的是從廚房里流過來的油煙味和人們呼吸出來的渣滓，板壁上爬着紅寶石一樣透明的豐滿的臭虫，潮濕的牆角里有蜈蚣爬出來。不久，李德民家里最小的孩子害了病，接着，大的也一個接着一個地病起來了。這時候李德民先生和李德民太太又要籌錢，又要照料孩子，又要忙着日常生活……一向認爲是家庭幸福中不可少的成分之一的孩子們，如今變成了生活上最大的贅疣；從來是說話輕輕的、柔和的李德民太太，和肉體因爲操作而變得粗糙同樣的，性情也變得粗糙起來了。繚漫在沒有白晝的後客堂里的，除了油煙味和炭酸氣之外，還有一股彷彿時刻會爆發出來的怨氣，李德民太太動不動會歇斯里的地哭罵着孩子，李德民先生也感到自己已經失去爲夫爲父的尊嚴，想到身爲男子的自己祇靠着房租吃飯，幫着做那些娘姨做的家常

瑣事，那實在是一種羞恥。羞恥心在李德民先生的胸中發酵，醞釀成一股怨氣和憤恨的火種，時刻有一觸即發之勢，逢人便會發一頓牢騷或吵一架。

夏天，秋天，李德民先生已經過够了這樣的生活，他甯願去冒一點險，他想到內地去。然而這時候的政府機關和工廠以及公司裏面的人員都早已安插定當，既沒有闊的朋友又沒有專門技術的李德民先生不會找到好的出路是料得到的，那麼爲了賺到僅僅够一個人生活的報酬，去和不去內地又似乎沒有什麼兩樣了。

於是李德民先生依然不得吃着房租過活。他不得不幫他的太太帶孩子，買菜，洗衣服，甚至於洗尿片。要李德民先生洗尿片！李德民先生雖然不願意，可是也無可奈何地走到自來水龍頭旁邊去了。這時候也許恰恰有一個房客已經放了一盆衣服在那里，龍頭嘩嘩地在噴着白練似的水。盆里的水不住的在往外流，却不看見人。李德民先生一陣心痛，踢開了洗衣盆，便罵起來了。

「用別人東西應該和自己的一樣愛惜，你們知道一個月水費要化到多少……」

這時候也許又有一個難民收容所派出來的推銷員托着一疊毛巾或者幾塊肥皂從後門進來了，操着那一套說過幾百遍幾千遍的和電車上賣口香糖的一樣熟練得膩人的說白，向正在廚房里做菜的李德民太太兜生意。毛巾和肥皂都是李德民太太需要的，可是不大

湊巧，也許李太太已經把最後的幾毛錢買了今天的菜，那末她今天是不需要了。她回答說：肥皂還沒有用完，或者是毛巾早幾天才買過。

「這種東西太太買了總歸是有用的，一來比外頭便宜，二來又救了難民，你們應該買一點。」

李德民太太已經回答了五遍：她今天不要；可是賣的人還是滔滔不絕地纏住她，要求她買一點救救難民。

「你們應該買一點。」他又重覆了一遍。

於是李德民先生衝過來了。

「什麼應該不應該，你知道這里也是難民，要早已向你買了，老是纏住人家做什麼！」

那個當然又是一番不怕煩的訴願，希望人家照顧他最低限度的數量。

「走！」李先生再也耐不住了，伸手去推那個人，眼睛裏爆出了憎惡的火花。

接着，你可以想像的，當然是一頓吵鬧，賣毛巾或肥皂的人咕嚕着走了，李德民先生在房客們驚慌的集視下衝進了昏黑的後客堂，仰臥到床上去。孩子們抖索着在屋角裏擠做一團，偷偷地望着他的炯炯發光的一雙怒目。

這一天晚上，李德民先生比平時多喝了一倍的酒。孩子們在臨時架起的晚餐桌上望見了他的充血的彷彿就要脫出眼眶的眼睛，都默默地扒着飯，不敢多來一點菜。戰爭使生活的點綴品改變了作用，酒現在成了李德民先生精神上的滅火劑了。然而隨着怒火的熄滅，一股濃烟似的愁悶又立刻昇了起來，籠罩住他，使他感到窒息。李德民先生一雙塑像似地坐着。茫然望着發紅光的十五瓦的電燈，想到一年來的生活，想到過去，又想到將來，直到夜深。

轟鳴的都市這時漸漸靜下去了，房間里響着操作了一天的李德民太太的輕微的鼾聲，孩子們中間偶爾從睡夢裏發出一兩聲咳嗽，遠遠的，也許從龍華，也許從浦東，傳來一聲砲響。

於是，上海又過了一天。

二十八年九月于上海

秋 聲

快滿弦的月亮，從老人山的巒脊梁轉到頭頂來了。好像是一幅無邊的珠羅帳，月光輕柔地籠着丘陵、樹嶺、村落、吵鬧的溪水和閃着露珠的雜草野花。星星狡猾地眯着眼睛。水面像一匹銀絲織成的錦綉，拂拭着山脚；一陣風來，蜜樹叢的叶子愛嬌地熠熠震顫，彷彿是天使飛舞時的手指尖。大氣水樣的清涼，夾着棗的香，麝香和野菊的香，不時地還有遠處飄來甜甜的桂花香。蟋蟀和金鈴子抑揚唱和，蛄螻和紡織娘打着鑼鼓，還有淙淙的波音和棗樹叶的沙沙絮語，合成了秋夜的普律。一切都是美麗，連殘敗的村舍也顯得富於情趣。大地像銀彫，也像水晶——是中秋過後一個月、也許你也會神往的一個

晚上。

可是誰也沒有出來欣賞這些。

人們忙了一天的活，此刻早已睡去了；祇有小馬的娘還在繡麻。床前點着一星茶油的豆火，朦朧映出了藍花的帳門和矮檯上的媽媽。媽媽交叉着小腿端坐在床前，大腿上裹着一方黑布，浸在右邊木臉盆里的一圈圈苧麻，就經過黑布的腿子，勞做細絲，捻成麻線送進了左邊腳下的腰子形的籃兒。

靜得很，麻在手指間劈成細縷的時候，聽得見低幽的波波細音，此外怕就祇小馬粗促的吸呼和蚊羣的吵鬧了。蚊子凶得很，趕也趕不開，不能多動的光腳板，祇好伸在蓆里面，這倒是一個不化錢的好辦法，比薰草好得多，不會引起孩子的咳嗽。祇是每當她受不住胎兒的衝撞，想直起身來透一透氣的時候，才感到絆手脚。村上的人已經睡盡，水聲和虫聲愈來愈響，統制了夜的世界。久坐着背痛了，腰間要斷了似的，眼皮很漲，祇是往下沉；再說點起油火續麻也是空賠辛苦的事。可是孩子病着，帳門里的小馬已經燒了幾天，今晚昏昏沉沉睡的樣子使她害怕，她得守住他。自從小馬爹出去以後，這九歲的孩子就不得不去揀柴揀麥，有時玉蜀黍幹也拾來當做食糧，這麼幫着媽媽過活，半年多了，沒有一點消息，大家都猜想大馬已經死去；那樣老實的一個傢伙，他的肩

上壓得起一担多穀子，可從來就怕使槍使棍，送到外面，準會嚇也嚇死了的。那是剛過元宵不幾天，因為五十里外的阿妹做了產，家里沒有東西可吃，他給提了些年糕醃肉去，就這麼沒有再見他回來。小馬娘當初幾乎瘋了，常哭着去求告自己的和一路的保長，要他們查個清白，可是回答的都是一些不着邊的話，有的還陰里怪氣的說：「那一帶有的是老虎哪！」「嫂子還年青，不要緊。」絕望了以後，到也安靜了，她想我姓李的沒有做過壞事，天總會生個眼睛，看明白的。可也什麼都是數兒，在劫在數，在數難逃，碰在劫上，任你不出門也是逃不了，不在數上呢，過了一年半載也許平平安安回來了。大馬去了以後，莊稼荒了一大半，親戚隣舍，都是稻草人救火，自身難保，沒有力量照顧她，可勉強也活着下來了。但是現在小馬病了，自從進城換藥遇了轟炸回來，他就沒有一晚睡得安靜，終於害了這個驚風似的怪毛病。自己又快生小的。誰也不能出去了，屋角里祇殘留着些許的小米和半瓦罐的麵粉，單靠績麻又够什麼活！想到父親在的時候，就這麼一個孩子，也是嬌養慣了的，吃的穿的，那一樣不是先爲着他，現在却是病了也沒有一點東西吃。自己也苦命，要是往常……

喉頭一陣哽痛，眼眶里早湧滿了淚水。想哭吧，覺得哭也沒有用，受盡的委屈還是等他有一天回來再痛哭一場訴個乾淨吧。醒一醒鼻子，心頭輕鬆了些，又忙着手里的工

作了。

夜深了，外面的水聲更大了，彷彿是一匹吼着的巨獸，聽去很是可怕；一陣風起，四周的虫兒們梗了咽，綠幽幽的豆火抖了一抖；窗外有什麼東西在地下瑟瑟掠過，月光含幾分陰悽。恐怖從黯黑的角落里，向她背後襲來，不敢回頭，也不敢使自己動一動，或出一點聲；胎兒却手脚齊動地向着她胸口亂撞。看看一兩續完了，孩子還沒有醒；想到白天那樣哭鬧着頭痛的樣子，總不能放心的去睡。鼓起勇氣扭轉身去，撩開帳門，一股濃烈的氣息向她衝過來。孩子依然張着口，挺挺的睡着，臉燒得很紅，皮膚灼人，出氣粗得很，手脚有些抽搐。孩子太瘦了，睡着也沒有閉上眼睛。摒着氣息注視了一會，輕輕打死了幾個從破洞飛進去的蚊子，又不放心地釘着望了好一陣，才掉轉身來繼續做活。

孩子頭痛了一天，起初是叫着鬧着，漸漸地，昏睡了過去；他不知道頭痛了，覺得自己騎在一匹馬上，要想上一個高山，可是山脚邊都是圓滾滾的小石頭，馬蹄老是打溜。他閉着眼死命抽馬鞭，使得得得，使得得得，睜眼一看，却依然在原來的地方。好長久啊，他老是爬不上去。仔細一看，騎着的却是那天在大商店的玻璃窗里看到的一匹木的大花馬。

「唏！」他把鞭一摔，下來了。

「小馬，」媽媽聽見叱聲和攢手的聲音，忙叫着側身過去，孩子却依然挺挺地睡着。

這回他是在河邊玩着，和村西阿鳳揀了好些嫩肥的主蜀黍幹。正想剝吃了，不知不覺却已走到了保長家的空場前面。保長穿了一身黑褂褲，正在向蕃薯田里吆喝，要趕走闖進田里去的幾條小豬。

「你看你看，保長像不像母豬？」阿鳳指着胖得沒有頸子的保長悄悄說。

「嗤嗤！」小馬同意他，笑出了聲。

媽媽撩開帳子去看，剛才的笑還沒有收攏。太瘦了，露着牙，笑也像哭，心里一陣酸，滾下了幾顆淚珠。

這一笑可給保長聽見了，他同他們手上楞了楞，便喝住他們：

「這有用的，爲什麼拿去？」

「不是你家的。」小馬想說，可是嘴唇動了動，說不出。

「拿來餵羊吃！」保長伸出了寬大的黑袖子。

便統統送給保長的羊吃了。那麼粗，那麼水汪汪的，一定很甜很嫩吧。遞給他時不覺嚥了包口水，嘴里發出了聲音。

「一定是燒得口乾了。」一直守着的媽媽，急忙起身倒了一點水，用湯匙餵給孩子

喝。

「寶貝，醒醒！」

孩子直着喉嚨吞了兩匙，頭頸抽搐了一下，清醒了。於是激烈的頭痛又開始折磨着他了。孩子灼熱的頭在媽媽臂上滾着，身子爆跳着，發着貓叫似的聲音喚着媽媽。

媽媽爬到床上，躺在他的身邊，用手指捺着他的額部和太陽穴，口里鳴鳴的哼着，好像他突然變小了幾歲。整天在捻麻結的手，到此刻已經不能再動了，兩隻眼睛也不能再自由作主了；不知不覺兩手鬆了，哼着的口也停了，於是孩子又突然叫起來，陰慘地響徹了幽黯的屋子，彷彿這聲音不是由孩子的口里發出，是什麼怪獸叫吼似的。媽媽瞋眦着支起身來，但是替他撫摩了痛得發滾的頭部，又按不住抽搐的手腳。於是又躺了下去，勉強仆起很重的身體，用腿子按住了孩子的下肢。可是過不了幾下，手又鬆了下去，面對着孩子呼呼地睡去了。

腦子老是好像要爆烈的一樣，太陽窩里畢畢的跳着，昏睡中的孩子覺得被折磨的不是自己的頭了，那是城里鐵店里大砧上的一塊鐵，錘，錘，鐵匠一鎚鎚地打着，鐵上爆着火花。

油漆里的油快完了，屋角的黑黯在逐漸伸張，老鼠在小米堆上放恣地竄動。梟鳥在

附近咕嚕嚕咕嚕嚕地瘁笑。陰黝黝的帳內，橫着一個倦透了的母親和昏迷中的孩子。

小馬又在外面跑了，他好像已經到了城里，在一塊大坪里看兵操。忽然，他在一個沒有鎗的隊伍里認出了他的爸爸。爸爸穿了草綠色的軍裝，怪不稱樣的，担起穀子來那麼健，現在却一條腿子站都站不穩，嘴唇上掛着鼻涕想揩又不敢揩的樣子。

「爸爸，爸爸，」他想叫，可是孩子好像啞了似的，一點聲音也叫不出。爸爸又不看見他。終於，他又眼巴巴看着人家把爸爸和別的人纜成一串，綿羊一樣地牽走了。他悄悄地跟着，想知道爸爸到底住在什麼地方，回去好告訴媽媽。誰知道跟不多遠，飛機來了。

「三架，六架，九架，喔，十八架！」小馬力氣很大地從母親腿底下翻了起來，仰着頭口裏唸着。忽然，他又：

「啊啊！爸爸！」

這麼大聲叫着倒了下去。

被驚醒了的媽媽，急忙撲住了他，拍着。

「媽在這兒，別怕！」

聽見病着的孩子呼喚爸爸，心頭不覺一陣暗，難道真的已經死了，此刻是來要他孩

子去嗎？

「寶貝，爸爸怎麼了？」媽媽彈抖着聲音問小馬，拍着他醒來。小馬一眼，呆呆的望了望帳頂，便癱攣着抓住媽媽：

「屋子倒了喇！」

「孩子，別駭媽媽！」媽媽直起身來，把他緊緊地摟在懷里，心里塞滿了怨苦和懼怕，眼淚簌簌地掉到孩子面上。

「房子倒了喇！」孩子不住地驚叫。

「是的，寶貝，你頭暈了，閉上眼睛；倒了也不要緊，媽在這里！」彷彿在同誰抗議，挑戰，頹然長出了勇氣。

輕輕地捺着哄着，孩子漸漸平靜了下去，可是接着，灼人的身上滲出了濕黏黏的冷汗，原來跳得很兇的心，此刻忽而變得非常弱了，呼吸也平伏了下去。母親的心却因此砰砰地急跳了起來。不管胎兒的受到壓迫，她很久把他抱着，彷彿那模樣就不會有誰把他的生命奪去似地。油盡嘆嘆地顫了幾下，好像一個人的臨終，打幾下抽噎，終於熄滅了。屋角的黑暗海浪似的一下撲捲過來，要把一切吞沒了。月亮已經下去，外面也是一團漆黑。現在她的希望祇有等待天明，她希望天明以後有一個人能來幫助她，到城里去

喚一喚孩子的迷魂或者吃一點什麼靈丹似的草藥。

在黑暗中等待覺得分外漫長，虫兒們又催人心焦地叫個不停。數着一次次的雞叫，對着窗的方向等待第一線的曙光。老鼠放恣地躍入盛麻的簍兒，倒翻在地上，簍簍地拖着。蚊子像鬧鑼一樣的在床頭竄鑽。遠處有生疏的野獸在嗥叫，還有哭一樣的狗叫。風吹着破紙窗，剝剝的好像有什麼怪物要進來了。就在這樣恐懼與不耐的中間，倦透了的媽媽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睡過去了。

紙窗上終於現出了灰色的格子；漸漸地發了白。雀羣開始丟啊丟啊地在外面鼓噪，遠處還有鵲鵲苦苦地叫着，彷彿是一個飽經世故的老人，在一邊咳嗽一邊向人點頭。母親驚覺地醒來了，第一眼就去看不手裏的孩子，孩子依然沉沉地洩着濕黏黏的冷汗，頭頸直直地擱在她臂上。她一陣昏眩，差一點嘔吐了。勉強起身，伸出彈抖的手指去拔門門。外面下着細雨一樣的密霧，望不見丘峻、溪水和樹林，一片模糊。寒峭的晨風撲上浮腫的臉面，吹動她枯黃的短髮。走不多遠，濃霧便把她淹沒了。

苦苦，苦苦，鵲鵲在遠處咳嗽。屋前的小草吃不住重，葉尖滴下一顆顆淚珠。

二十九年十月於蝦哈村

榮 達

這天晚上，劉天發翻來覆去都睡不着。老婆的鼾聲越打越起勁，他却越來越清醒。民衆劇場的一齣戲太使他興奮了。那個日本女間諜的雪白的大臉盤、西裝上大紅綢子的蝴蝶結、胖得圓圓的肚子、還有那一股扭來扭去的騷勁和刻薄的嘴舌，牢牢地停在他腦里不肯走開。

哼，女人真不是貨！劉天發數了數今晚上的女角，四個里頭三個是壞的。一個神出鬼沒、祇有她來攪你你可捉不到她的間諜，還有兩個是混在政工隊里的漢奸，那樣的喪盡良心，把自家的軍用地圖偷出去，弄出那樣大的犧牲，幾乎連趙師長的命都送掉了！

看了今晚這齣戲，益發覺得那個考大學的徐炳生的話有路數了。徐炳生的爸爸據說是在北方前綫當師長的，到底他世面見得多，懂得這一門，一眼射去就覺得隔壁春江旅館里姓李的女客路道不對，要劉天發多多注意。

上海來的呢！而且是一個女的，又是單身的！穿得也摩登。靠不住，靠不住，目今時勢，女人幹的花樣比男人還多的多，準是一百個靠不住！

劉天發是車站邊勝利飯店的老板，兼做着機關里的特務員。飯舖的生意，遇到來往車輛多，忙下一天來也有一二十塊錢的賺頭，要不呢，早晨辦來的菜祇好晚上自己下酒吃。有時候閑空不過，就不住，

「飯桶，看看店子！」招呼一聲老婆，便一個人上大街茶館里湊湊熱鬧，聽聽新聞。可是事情常常是很不巧的，你就着，它一個鬼客人都來，走開了呢，却往往是一壺茶頭開還沒喝了，大批的鹽務車或者旁的什麼運貨車開到了，許多祇吃不論價的好主顧都放到了別家，等到回家，祇騰了飯桶老婆的一張哭喪臉子。

真叫做行行生意出狀元，行行生意叫怨！尤其是劉天發這個好熱鬧的脾氣，年紀青青你要他死釘在店門口，實在比汗淋巴巴炒菜炒麵還難受。但是既然從家鄉逃了出來，粗的抗不起粗，細的拈不起針，文的既提不起筆，武的又老實說，自己從來沒有抗過槍

，如果跑上戰場就死掉，對國家對自己都沒有三星好處。算盤打來打去，撥到了最後這一顆珠子，帶着飯桶老婆做做生意，開了這個飯舖子；雖然一翻心血，可還是不見興隆發達。那些王八鬼鬼子的司機，比縣長局長們還神氣，常常橫着喉嚨喊：

「茶房！茶房！來把手巾！」

要不是爲了幾個錢，真忍不下這口氣。

爲了做厭了這門生意，想換換門徑，也爲了貼補貼補生活，同時，也的確是爲了愛國，要報鬼子的讎，劉天發和車站一帶旅店飯舖的老板以及商店的夥計們同樣地，充當了這個小城里的特務員。報酬並不多，不過祇要你捉到個把漢奸立下功，事情就好辦了；那時向上面要一點比較好的差使還怕不成功！

「穿得那樣摩登，走來走去總是祇有她一個人，常常低着頭，好像有大大的心思似的，」不知怎麼地，隔壁那個李舜華，今晚上好像一個影子，老是閃在那日本女間諜的後面，要拆也拆不開似地。

「嘿！連面孔都有點像那個什麼什麼子嘛！」劉天發越想越覺得可疑，越疑越睡不着，他恨不得立刻就天亮了，不讓春江的張老板知道，搶先去報告。

那個李舜華好像是劉天發一生命運的關鍵，他想起新年里和張老板上城隍廟測的一

個字：那一次張老板測的，是一個筆劃很多的，也記不清是什麼字了，反正是不大吉利的東西，自己的一個「媽媽」的「媽」字，測字的解釋給他聽，有一個女的可以使他飛黃騰達。初初還以為那個女的就是躺在身邊的這個蠶里蠶氣的飯桶老婆；蠶是蠶，骨子裏有點子福氣倒也難說。不過劉天發摸不準怎麼樣才會飛黃騰達起來。老婆倒是得虧測半先生的這句話，半年來差不多沒有挨過罵，有時客人多，洗碗洗菜忙苦了，也聽得到一兩句心疼的話：

「歇歇吧，不要累病了。」

連吆喝慣了的「飯桶」，有時也覺得抱歉似地，到了口邊要起一個疙瘩才叫出來。

「見鬼！」劉天發恍然大悟，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子，輕聲喊了出來，同時把仰天的身子背過老婆，側向了外面。原來拉風箱一樣打着大雨的老婆，被他撞了一下，喉嚨里打一個結，鼾聲停止了，吃着什麼東西似地響了兩下舌子，又漸漸地打起鼾來。起初好像汽車還沒開出站一樣的，響得不大勻稱，不久又開足馬力拉起風箱來了。

這樣蠶里蠶氣的一副苦命相，怎麼自己也是發糊塗了……喔，原來命里安排着這樣一個女的來使他飛黃騰達啊！

他感謝皇天賜給他這樣一個女人，也感謝皇天差徐炳生在這時候來到這調小城，又

恰恰在他這里包飯吃！而且一見如故，答應他將來在父親那里幫他弄個副官做做。劉天發也老早就把他認為知己，把自己的祕密差使講給他聽。這樣一來，徐炳生還教了他許多門徑，告訴他漢奸們常常帶的什麼標記，用藥水寫信，最小的無線電可以藏到口袋里，女的都是穿着很摩登，長得很漂亮……等等。昨天，還特意通知劉天發，和他同住在那個女客形跡可疑，要他多多注意。

「先在外頭立點功，打點底，我到父親那里也比較好說話，對不對？」徐炳生午飯時候和他說，「像現在這樣，老實講，」

徐炳生嚥了一口飯，眼睛定在一盤炒肉片上，沒有往下說。

劉天發自然也明白他的意思，便謙虛地接了下去：

「是的，是的，現在這樣上你老太爺那里當勤務怕還沒有資格哩！」

徐炳生倒是一點少爺架子。劉天發客氣了幾句，竟把他臉都客氣紅了，不好意思地擲了一下屁股。這時他已經吃完了第一碗飯。

守在一邊的劉天發立刻雙手接過飯碗，替他裝了，又雙手捧了回去。這時候坐在他面前的，不是一個顧客，好像已經是他的小主人了。他恭恭敬敬地守着他，一壁小心地嚥着口水。看看快吃完第二碗了，他又忙着去擦臉盆，打臉水。雖說徐炳生沒有那班司

機老爺關，每天祇吃他六七毛錢的伙食，可是劉天發把他侍候得比誰都週到。

「時來運來，一點不錯。」劉天發在肚子里感慨着。「人家說我的額頭長得好，也許這會可真的要走點好運。」

他伸手去摸摸自己的額頭，寬寬的，的確不錯，上了三十還沒有走過一步好運，說不定都是被這個飯桶老婆的苦命拖住的。他故意猛地挺直身子，從外面翻身過來，打斷了老婆的鼾聲，厭煩地推她一把：

「睡里面去些！」

於是劉天發重又側身向外面，清清靜靜地來打一個人的算盤：

李舜華的樣子倒是長得不錯。起碼總有個初中畢業吧？想起前幾天向徐炳生吹的一頓牛，說是死掉過一個初中畢業、會寫信的老婆，劉天發感到了一陣宿債有了清償辦法的輕鬆。

好吧，反正「飯桶」是隨你盛冷粥，裝熱飯，祇要有口飯給她吃吃；她可以隨便打發，好辦的。將來真的弄它一個女學生……

劉天發幻想着自己的公館里有着二位女學生出身的太太。像李舜華這麼一個，不，在他公館里斯斯文文走來走去的乾脆就是李舜華。客人來了，李舜華先他出去招呼，如

果不巧飯桶在廊下走過，他要想法子給客人解釋這是他的女僕。

「不，發糊塗了！」劉天發條條的從幻想的公館里清醒過來，「李舜華早已完蛋了，怎麼會是她呢！她不完蛋自己就走不上運，那末，也不會碰頭的。」

可是，奇怪的是：天下女學生那麼多，劉天發也不知見過多多少少，今晚一想起要討個女學生做老婆，却偏偏碰來碰去是李舜華這個影子。

「該死！該死！」劉天發在肚子里咀罵着自己太沒有出息。他暫時關起幻想中的公館大門，把身子翻向帳頂，挺得直直的，雙手枕着腦袋打主意。

腦袋有些空空的，也有點發饒，不大聽從劉天發的使喚。飯桶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又在開足馬力打鼾了，呼嚕哈啦攪得劉天發心里有點亂。他好像喝了太多的酒，胸口麻麻的，醉沈沈地想睡覺，可又睡不着。望望帳子外面，紙窗已經由漆黑轉成了灰色，快天亮了。「飯桶！飯桶！」他連連搖撼着老婆的肩頭，把她喚醒來。「還不生火去！」飯桶磕頭碰腦地拖着鞋子摸索出去了。拍——拍——地在房外劈着木柴。劉天發一個人睡在床上，覺得輕鬆寬舒了許多；他展開了四肢仰天躺着，燃起一支老刀牌等待天光。

★ ★ ★ ★

第一樁事，得先請教請教徐炳生。

喝稀飯的時候，劉天發弓身坐在一邊，把他的同感告訴了徐炳生。那個說：

「你想，說是在浦東的游擊隊里當救護的，那末你在那裏當下去好啦，不是很有意思的工作嗎，幹嗎還要往內地跑呢？可見——」

徐炳生呼嚕嚕喝了一大口稀飯，然後接着說，「淪陷區里出來的，你知道她到底是幹什麼的！說是考學校，那末我們也差不多是同學了，可是她從沒有找我談過話，連飯也在別處包。我倒想也到可口軒去吃飯看，想法子多盤問盤問。」

末後這兩句話，徐炳生說得有點不自然。他到可口軒去包了飯，劉天發這裏不是更冷落了嗎？連一個長主顧也沒有了。大概因此他覺得有點難爲情說出口。

劉天發盤算了一下，想出了一個兩全的辦法：

「徐先生你還是在這裏吃；以後我多留點心，出門多跟跟她，反正我有的是工夫。」

「那好極了！」徐炳生很贊同他這個主意，迅速地喝完了稀飯，直起身子，一壁抹着嘴巴，一壁說：「我雖然還是個學生，可是我身爲軍人的兒子，對於國家的責任，原來比別人更要重大，應該隨時都不放鬆。不過這幾天考期近了，我功課還沒準備妥，的確是忙不過來，明明看到可疑的人而不去管它，又覺得不應該，着急得很。」

於是他笑嘻嘻地拍了一下劉天發的肩頭，用鼓勵的眼光望着他：

「老板！努力點，這個功可是不少的！」

★

★

★

★

大學的考期一天近一天，來這小城的學生也一天多一天了，旅館飯舖的生意很熱鬧。不過學生子是窮的多，手面自然比不得司機老爺們，都不大點好菜，飯既吃得少，青菜豆腐之類也常常連湯都喝光的。大魚不來小魚來，平時遇到生意清淡，大主顧沒有，小主顧也是劉天發所歡迎的。這幾天可有點不同，劉天發不大希罕這些丘九們，連每天做的多少生意，到晚上也不去理會。他忙得很，飯舖祇能算是他的副業了。李舜華一吃完飯就提了一個布袋往外跑，不是石洞里，就是樹林里，劉天發得跟着她爬山，走亂石子。更苦的是：他不能跟得太緊。遠遠地望去，好像在看書，有時把布袋攔在膝頭上寫着什麼，有時又皺着眉托着腮把子，好像在想天大的心思。有時好像很得意，有時敲着腦門嘆氣。劉天發摸不清她到底在做什麼。夏天的太陽那樣灼人，遇到她坐到石洞里去的時候，他既不便跟着進洞，又不能遠離着坐到蔭處去，在洞口給太陽晒着，真够味兒！最最倒霉的是前天的一場大雨，鬼天氣真會作弄人，好好的出着太陽它要下雨，還有駭人的霹靂，那鬼東西李舜華倒撐着遮太陽的花布傘回去了，他却淋得落湯雞一個樣。

同他都不想不再跟了，可是功名、副官、公館、中學出身的太太，那些懸得高高的東西不流一點汗，怎麼爬得上去啊！

徐炳生也忙得很，祇在吃飯的時候可以碰碰面。有時那鬼東西李舜華吃得早，他祇得讓飯桶去料理照顧，自己出去幹那更重要的差使。

「有點眉目了嗎？」徐炳生問他。「噫，還……」劉天發摩着大腦壳，要想告訴他還沒有什麼眉目，可是這樣的回答又好像有幾分失面子，顯出自己太沒有本領。

「不要放鬆，多多跟她幾天，總能看出一個眉目。」徐炳生倒並沒有看不起劉天發的表示，依然很熱心地鼓勵着他。

★

★

★

★

投考的學生每天每天從兩頭開來的長途汽車里擁到，車站附近和幾條湫湫的街道充滿了年青人特有的天不管地不管的歡笑和邪計。在通到大學所在的近郊一帶，那些從來沒有跨出過縣境的田佬佬，見了這些從幾千里幾百里外奔來的小夥子，都停立在一邊，或者放下鋤頭，豔羨而好奇地噙着：「大學的，大學的。」

用祠堂改建的大學校舍，經了多天的趕工，已經完全換了一副面目，看來好像洋房一樣了。附近的路修寬了，前前後後開闢了好大的場子，遠遠地望去，就可看到那一所

雖不怎麼巍峨可是很清新的建築。左右兩邊的山脚下，還有數十個老百姓在挖着土，趕築防空洞。從校門通到那邊去的路上，大學里的先生們在門口吆喝，指點工人們堅插路標，這邊豎着「文學院農學院由此疏散」，那邊豎着「工學院理學院由此疏散」。

小孩子們在寂寞的山鄉中忽然遇到了這些新奇的事兒，簡直比誰都高興，終天在新闢的運動場上跳着叫着，或者在父親和哥哥們挖掘的防空洞里捉着迷藏。有時也怯恂恂地走近大學的門口，好奇地張望着里面，看見那些先生們出來，都小麻雀似地驚走了。

那些穿着衣袖尺來寬的服裝、挽着明朝人的髮髻的女人們，也搖着小腳來看熱鬧。口頭是罵着孩子們太撒野了，心里却癢癢的祇想把新花樣看一個飽。

閉塞的山鄉里，自從通了汽車，已經叫老百姓們開了不少眼界，如今又添了一個學校，小學，大學，大家都知道四書五經唸到大學，已經是不得了了，現在大學就開在他們屋腳邊，自然是樁大事情。

城里城外都瀰漫着興奮和忙亂的氣氛。

那些遠遠近近趕來的學生，也過着不平常的日子。有了充分準備的，癢孜孜的祇盼快點考試，早一點知道自己的前途，可以輕輕快快玩幾天山水。沒有準備好的，那僅存的兩三天工夫在他們簡直比平時的一個月甚至一個學期還可貴，白天埋頭在課題里面，

連晚上都夢着在解方程式或背什麼定理。李舜華依然每天提着布袋兒到戶外去，劉天發也從不間斷地跟蹤。劉天發有着別人兩倍的忙碌。還不止兩倍呢，白天他忙着兩樁工作，晚間還要忙着盤算，計劃着怎麼能够早點破案。他幾次都想報告去了，可是爲了要顯示自己的工夫到家，他依然捺着性子一次次地爬山、跑亂石子、晒太陽、走爛泥。

那是大學考試的前一天。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李舜華得意揚揚地從山脚下的樹林里走出來，向左右打量了一番，把布袋兒往肩上一擦，便往山上爬。山的名字叫旗杆山，是遠近一帶小山中最髙的一座，頂上有一個紅色的小廟，站在那上頭，可以望到周圍十多里的地方，風景是很不錯的；初到這里來的時候，劉天發也和人一道上去過。不過從山脚走到那里，是一條筆直的、漫長的、在陽光下會使人耀眼的白閃閃的石級路，上山下山都會叫人頭暈。劉天發是個胖子，並且喝酒的人總是格外容易心跳，要爬這個山實在不是一樁好辦的差使。不過誰知道她是上去做什麼的？李舜華站在小廟前不是在這邊望望那邊望望嗎？她不是在探地形麼？那非上去不可！

這會可不能放鬆了！

李舜華走進廟里去了。劉天發很吃力地跟上去，心旣跳得急，氣也有點喘，白耀耀的石級在脚下移動，頭有點暈眩。抬頭望望，藍天上很快地游走着白雲，叫劉天發的腦

子打起漩渦，連站都站不穩了。

他好不容易才爬到半山，那鬼東西却慌慌張張奔了出來，後面還有一條大黃狗汪汪地追逐着她。她連跳帶滾地跑下山來，差一點把閃在一邊的劉天發都撞翻了。上山容易下山難，如果是蜿蜒平坦的山徑，這一句話是不大恰當的；這個旗杆山，路子那樣陡，那樣直，的確下山比上山還要困難。劉天發本來預備定一定神，慢慢地下去的，可是那條該死的惡狗追不到李舜華，竟要向他猛撲過來了，劉天發手裏沒提棍子，腳邊又沒有石子什麼的可以擲打的東西，沒法也祇好拔腳飛奔。那才真叫危險，兩條腿已經不是自己的了，祇是留不住地往下衝。如果下面是一個山谷，他一定會把自己送到山谷里去的，幸好底下是稻田，謝天謝地！可是已經上氣不接下氣，顧不得李舜華的去向了。

行行生意出狀元，行行生意叫怨。真悔氣，這一行生意比開飯舖還苦得多，真不想幹了。至少，也想歇一歇，透它一口氣才好。可是不行，那鬼東西也許已經覺察天有人跟着，難怪跟不出什麼來。那麼一天兩天不跟，不是够她搗鬼了嗎？不行不行！而且，萬一被張老板之流發見了，不是這麼多天的辛苦統統白賠，一點功也沒有人知道！

劉天發汗淋巴巴地躺在店堂里的竹榻上，渾渾噩噩地這麼想着，可又找不到一個好辦法。

「絞把手巾來！」他和那些司機老爺們一樣地大聲吆喝着。

里面可沒有回答。老婆見他回來，上溪邊洗菜去了。灶邊祇有兩條小豬在嗅着舐着地面，尾巴轉轉得的溜溜的。劉天發很生氣。

「三條豬！」他在肚子裏罵着他的老婆。這日子怎麼過呢？他重新把肥胖的身子擱到竹場上，惱得幾乎掉下眼淚來了。

別的不講，老婆總得換一個靈巧的！於是在渾渾噩噩佈滿了烏雲的腦海里，又出現了李舜華……中學生……漂亮的公館……但是——得流多少汗啊！

吃晚飯的時候，他很想把今天的遭遇告訴徐炳生，作為訴苦，也作為討教。徐炳生雖然比他年青，可是他到底是讀書的，世面也見得多，劉天發在他面前變小了，他得常常請教他；聽他講父親那里的闊場面的時候，彷彿他小時候聽祖父講神仙故事一樣的有趣，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他覺得徐炳生可以幫他出主意，也可以像一個長者一樣的給他安慰。這樣一個人，即使被他罵幾句也是高興的。

說了怕有些丟臉吧？劉天發正在要說不說的當口，對方倒先來了吩咐。

「寶塔快造到尖頂了，再努力一點，就可以大功告成了。這幾天沒有放鬆吧？」
「沒有。」於是劉天發一五一十地把大黃狗和險些摔倒的故事講了給徐炳生聽。

徐炳生抿了抿嘴，要笑不笑似地。劉天發感到幾分難爲情。可是對方到底沒有笑出來，一下子臉孔變得很正常了：

「好的。應該這樣。你的精神不錯，我佩服你！」說着他拍拍劉天發的多肉的肩膀：「繼續努力！你知道吃這碗飯的人，往往跟一個人要跟到半年一年還摸不到一點頭腦；但是祇要你有耐性，不放鬆，總會有一天露出眉目，大功告成！」

★

★

★

★

在這個原像井底那麼閉塞的小城里，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大日子。大學里舉行考試，這不是比別清的考舉人老爺還大些！都是那麼年青的小夥子，而且還有女的，田佬佬們真是發不盡的感喟。場面也的確是够瞧的，那麼大的廳堂里，一排排擺着幾百張黑漆椅子。人是那麼多，可是沒有一點聲音，除了洋筆在紙上發出來的好像蠶吃桑葉的聲音。人們幾乎不相信坐在這里的人就是那些平時在外面挺會吵鬧的傢伙。在一排排的椅子中間，靜幽幽的動着十來個穿得非常整齊、臉孔刮得精光的先生。那些僥倖被僱用進來的本地的僕役們，偷偷地，看得口都合不攏來了。考的人比舉人還大，那麼那些先生們，怕該是狀元吧！

一清早跟蹤着李舜華的劉天發，得虧認識一個本地人的校役，進來了；他也看得幾

平發獸了。

李舜華坐在末後第二排，一會呆呆地側着頭，一會低下去忙着寫，樣子和在外頭的時候差不多。徐炳生的座位在前頭，劉天發祇望到一個寬寬的肩頭。

天是晴朗的，而且很熱；考場里面却有一股陰森森的味兒，有點像城隍殿。走近去，立刻有一股冷氣上來包圍你，那怕你想叫想鬧也不敢發出聲音來。

突然，城里傳來好久沒有響了的警報鐘聲。在啞然凝凍住的空間，那顫巍巍的鐘聲比平常更其叫人心慌。站在簷角上的劉天發想跑了；那些考的人却沒有一個人站起身來。一個胸前撒着黃綢條子的高個子先站到壇上，望了望手錶，用不大響亮的聲音說：

「請大家按照路標疏散。這一堂的考卷作廢，晚上七點換題目重考。」

高個子先生的話還沒有講完，急遽的緊急警鐘已經響了。於是一陣碎亂的紙響過後，全體都起身往外跑了。學校兩邊赭色的新土路上，奔流着好長的隊伍。

李舜華坐的是末後第二排，疏散的時候走在開頭。劉天發想釘住她，可是——不妙！一個外人夾在學生子中間，他們不會疑心我是漢奸？雖然我有法子證明，可是那樣一來，那鬼東西知道了我是幹什麼的，不是更加難探了嗎？而且，他們人那麼多，萬一飛機真的來了，炸彈都往那邊擲，不是死得很冤枉！

這樣一想，劉天發就一個人往田里跑，打算躲到對面較遠的山脚下。

天氣晴朗得很。藍天上沒有一絲一縷的雲。如果飛機真的來了，那簡直是照鏡子一樣，可以把下面望得無清無濁。劉天發氣呼呼地在田埂上奔着，祇担心自己還在路上飛機就會來到。心里一急，胖胖的身體更加顫得振動，兩條腿好像不是自己的。木木的跨不上前去。而且事情竟有那樣的不巧，隱隱地，真的有飛機聲了。一下子，便已出現在左邊的天際。劉天發不敢細看，祇是拼命望着前面的山脚直奔，心是跳得那樣厲害，幾乎要往口里衝出來了，大批的敵機已到達頭上。等到他支持到山脚石岩下，眼前黑黑的，已經暈倒了。

他還來不及透氣，來不及讓跳得快要崩裂的心休息一下，飛機已經轟轟轟轟的在頭上盤旋起來。

該死！是來炸學校的吧？這才倒霉，今天爲什麼要到這鬼地方來！他又害怕，又懊悔，過身麻麻的，好像是一隻散了箍的桶，也好像一所正在塌下來的房子，動彈不得了。

大批的敵機飛得很低，發着駭人的大聲老是盤旋盤旋。劉天發聽天由命地閉着眼睛伏在岩下，好像一個綁赴刑場的囚徒，慘白，流汗，虛脫！當他聽見衝下來投彈的時候，

一顆心好像觸了電，也好像中了子彈，在胸腔里開花了……

那邊，在學校左右兩旁的山脚下，學生們奔進了新挖的防空洞，有的躲到了隱僻山坳里。山野間沒有一點動靜，除了敵人的飛機。徐炳生却撐着一把傘，一個人坐在山頂上。傘是特製的，綠色的底子上畫着很粗的白漆指標，他的指標向哪邊，敵機便轉了一圈，衝下來把炸彈擲向哪邊。大學的校舍着火了，鄰近的老百姓的房子也燒起來了，屋子裏傳出一片小孩和女人的哭聲，有的逃到了外面，於是鼓鼓鼓鼓一陣機關槍的聲音。傘上的指標掉向左邊，擺幾擺，敵機便轉了一圈，衝向左邊，下來一批彈。一個防空洞塌了，逃出幾個血淋淋的學生，迎接他們的是一排機槍子彈，有的倒了下來。傘上的指標掉向右邊，擺幾擺，敵機轉了一圈，望右邊衝下來，又下來一批彈，可是這回沒有擲中，祇毀去了幾畝稻田。山野間騰滿了黃土和濃烟，連太陽光都顯得黯淡了。敵機的來勢太猛了，這個平素不大聽得見警報鐘響的小城又毫無防空設備，誰都感到很大的威脅。誰也沒有餘裕注意到山頂上拿傘的人。

★

★

★

★

城里趕來了消防隊，但是學校已經完了；着了火的書頁雪片似地被火焰捲向天際。胸前撒着黃綢條子的高個子先生，沈着臉，呆呆地訂着那遭劫的場面，不講一句話。原

來很整潔的衣褲上沾滿了黃土，蓬亂的頭髮披懸在額際。

那些原不相識、從各地跑來的學生，在數十分鐘的苦難中，大家都成爲兄弟一樣的相親了。他們臨時組織了救護隊，一壁咒罵着敵人和漢奸，一壁淒淒地、踏着被炸彈翻了身的山野尋找着死的和傷的。重傷的同學里面，也有徐炳生天天囑咐劉天發跟踪的李舜華。救護隊里夾混着徐炳生，但是誰也不知道今天他幹的事情。走到劉天發縣着的岩下，他們發見有人倒在那里。

「喂，警報解除了！」他們以爲劉天發睡熟了。

可是劉天發沒有回答；他已經在敵人的第一聲炸彈里完蛋了。

他們檢視他，發見他沒有一點傷痕。校醫按了他一會手腕，又用聽筒在胸口聽了一陣，端詳着，靜靜地說：

「是休克。駭死的。」

三十年九月於永安

現代文藝

叢刊

我們編行這個叢刊，並沒有什麼雄大的野心。只不過有鑒於戰時物質條件的缺乏，交通的阻礙，以及其他諸種原因，出版事業受着極大的影響；因此，我們想以「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的微意，在文藝書報方面，盡一點薄弱的努力。包含相當廣泛，創作和翻譯都有。我們祇希望所出的書不致使朋友搖頭，讀者上當。我們不敢將這些文章比之高爾基的刀筆或魯迅的匕首，不過至少是一面幫助你認識現實的透鏡。

夜戲(短篇)

聶紺弩著
定價三元四角

麒麟寨(劇本)

荃麟著
定價三元七角

生命(短篇)

葛琴著
定價一元

報復(短篇)

王西彥著
定價三元六角

雜草集(散文)

艾蕪著
定價二元八角

勞薪輯(散文)

唐弢著
定價三元三角

第三帝國的兵士(長篇)

黎烈文譯
定價三元五角

馬來亞的狂人(長篇)

陳占元譯
定價三元二角

悵(短篇)

陶雄著
定價三元五角

罪(短篇)

雨田著
定價一元

幸福(短篇)

塞先艾著
定價三元二角

荒涼的山谷(長詩)

李雷著
定價三元二角

改進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發行所
改進出版社
永長沙
安汀縣
民山中
權山
路路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經理處
各地大書店

現代文藝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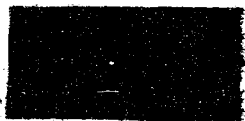
第二輯之四

罪

雨田著

實價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

福建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五七號



42
10260



\$ 1.00

650